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

傅雷文选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名家名著经典作品选(2)

傅雷文选

国 宾 主 编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08号)

激光照排 金穗智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北 京 市 美 通 印 刷 厂

责任编辑 铁 山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0 印张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一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500 册

ISBN 7 - 80506 - 966 - 2/I·370

定价:20.00 元

傅 雷

名人春秋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而作为文学家与文艺评论家的一面，为其翻译的荣光所掩却。

1908年3月生于浦东南汇县渔潭乡，四岁丧父，十一岁考入周浦镇高小二年级，十二岁至上海考入南洋附小四年级（时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小），一年后以顽劣开除；转徐汇公学读至中学（旧制）一年级，以反宗教被开除。

1928年赴法留学，1931年回国后，执教于上海美专。解放后，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新闻文化组副组长及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其中译著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夏倍上校》、《托尔斯泰传》、《贝姨》等。

傅雷毕生留下一百余万字的著述。到八十年代，《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傅雷书信集》等书才陆续整理出版。

目 录

小说、散文

梦中.....	(1)
回忆的一幕.....	(9)
法行通信	(14)
一 天涯海角	(14)
二 云天怅望	(17)
三 故乡的六月旧梦	(21)
四 俄国朋友	(25)
五 赴新加坡途中献母亲	(29)
六 离愁别梦	(31)
七 我们在半途	(37)
八 旅伴	(42)
九 海上生涯零拾	(54)
十 是人间世吗	(62)
十一 苏彝士——波赛特	(65)
十二 一路平安抵法	(68)
十三 地中海中怒吼	(71)
十四 到巴黎后寄诸友	(74)
十五 在卢森堡公园里怅惘	(81)
现代法国文艺思潮	(85)
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	(92)

世界艺坛情报·····	(114)
关于乔治·萧伯纳的戏剧·····	(125)
我再说一遍：往何处去·····往深处去！·····	(129)
雨果的少年时代·····	(132)
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148)
论张爱玲的小说·····	(160)
《勇士们》读后感·····	(177)
《历史的镜子》·····	(182)
评《三里湾》·····	(186)
评《春种秋收》·····	(199)
翻译经验点滴·····	(211)
对于译名统一问题的意见·····	(216)
傅雷家书·····	(220)

梦 中

一 母亲的欢喜

久不提笔了。实在心绪太繁，思想太杂，要写也无从写起。春假归家一次，到校想写一篇归家杂记，可是只也写得一半，就以课忙丢了；其实也是思绪太乱的缘故吧！

春是早已过去了，“春色恼人”，也已成了陈话；可是夏日炎炎，很有令人疏懒倦睡的景味。

每天总是躺在藤椅里，拿着蒲扇，劈劈拍拍，赶赶蚊虫。无聊地随手捡本诗来，刚读了两首，便又放下，自言自语替自己解说：天热了，用脑本不相宜的。

我的书房，总算是一个又幽静又凉快，又爽朗的好地方了。宜乎“明窗静几”，用功个半天，那末两月也可有一月的成绩了。为何事实上总是翻开书来合上，其间不过半分钟啊！

昨天望他来，他竟没有来。失望中捡起他刚才的信：

复书昨晚方才收到。这几天天气很热，恐怕我这星期日未必能来，即使它晴好，实怕暑气逼人，请你谅我！你这个好宝货！我早就猜着了，不过起先不说罢了。不知现在却有几分可言？……蚊子不让我多讲一些，祝你！……

七，十六灯下

读到“你这好宝货”一句，不禁使我想起他的诙谐的丰度，更不禁为好宝货三字，引起我一段幽藏的情绪。

我前信里提及恐怕我不久要到 N 城去的话。我还说：此行于我精神上很有些愉快，虽然长途坐船，于身体是很不相宜的。朋友，你猜猜我愉快些什么？他回信里没有猜，只盘问我，我也就在最近一信里，复了他一个字，——她，——于是他这封信竟说我好宝货了！

暑假归来，母亲就对我说起要到 N 城去吊丧的话，她说：K 表伯死了；你既在假中，不去似乎说不过去。不过天气这般热，这般远的水路，你虽然去，我总很担心，……当时的我，心弦颤动了。N 城中，K 表伯的同宗，不是有个她吗？母亲正替我担忧，我正庆幸这个好机会呢！坐船是我最怕的一件事，尤其是四五十里的长路，当这赤日当空的天气！可是为了求得一些精神上的愉快，就是牺牲些肉体的健康，也是值得的！

三四天后，母亲很高兴的告诉我，说她刚才从一个亲戚那里得了个好消息：K 表伯的开丧期改了，那时你校里必已开学，不用去了。真好运气！……我也安心了！……怪不得他们的讣闻至今还没有来，……

当我听到……丧期改了，我顿时懊恼起来，满怀说不出的惆怅，可也不便十分显露出来，只茫然地顺口说了一句：“唔，怪不得讣闻至今还没来。……”

母亲是欢喜极了，可是她的纯洁的爱子之心，又哪里会梦想她儿子的别有怀抱的同她相反的心！

哟母亲的欢喜……

二 她们

连日天气热极了，温度过了百度，白天里，——尤其是日中的时候，只觉得头昏脑胀，背上又给汗出的怪黏涩，怪痒的只不好过。

“一日之计在于晨”，清晨本是一天最好的时候，不料归家以来，非六点不肯起来。终夜的乱梦颠倒，把平旦清明之气都赶跑了。

只有傍晚时光，冷水浴罢，移只藤椅，拿把蒲扇，荷花缸畔，读读小诗。太阳才从东墙上隐去，晚风习习之中，把它的余威一下儿驱除尽了，仰起头，看看天空，蔚蓝中浮着一片片鱼鳞似的白云，微微的带些金色，远处还有几带红霞令人想象到斜阳古道中的庄严的庙宇，红墙上映着夕阳，愈显得伟大而灿烂。远方近处，还绵延着高低突兀的山脉，……自然的奇观，自然的伟大，自然的美丽，早已有无数的骚人墨客，吟之咏之，形容尽致了；还用我这支笨笔，把自然玷污了呢！当然！只有低徊，只有赞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夜之神已姗姗地走近了，把一切一切都收藏了去。

快乐的时间本是加倍的过得快，何况夕阳同黄昏的距离又是如何的近啊。

她们去了，明月也随着不见了，繁星满天，空庭寂寂，黑漆漆的烦闷死人。因为失了光明的月，才引起沉闷的心绪；因为失了天真活泼的她们，才勾起我的怅惘。

小朋友！我的小朋友！

我们都是好朋友。

哥哥弟弟一齐来，
大家搀着，大家搀着，大家搀着手，
一步一步向前走，向着那光明的路上走！
小朋友！

大概是一个光明之夜吧！她们正唱着月明之夜。庭中白光满地，万籁^{lǎi}无声，只有她们宛转曼妙的歌声：

明月呀！明月呀！
一个小皮球哇！
让我丢一丢哇！
下来吧！下来吧！

我陶然，我醉了，我对着月，对着那月中的桂树，对着那老太太们传说的树枝上的饭篮，树枝下的勇士、斧头，……我仿佛三魂渺渺，七魄悠悠，趁着微风，飘上青云，遨游月宫去了。

歌声寂然，戛然而止，幻想也忽然停止，意识也立刻回复过来，才觉得此身仍在，未曾超脱，怅也何如！恨也何如！

月光中照着她们，皎洁而又天真，活泼而又幽娴，不禁使我联想到自己的凋零身世：既无兄弟，又无姊妹，孤零零地只剩母亲和我二人。回想到她们才唱的“哥哥弟弟一齐来”，余音在耳，怎能不使我感动至于流泪！

以生性孤傲的我，朋友之少，不用说了，只有一年一度的S妹，来住几天，T妹来玩几天，算解解她寄母和寄哥的寂寞。

S妹的年纪，比我小五岁。她家本同我家有些戚谊，而当她七岁那年的夏间，她以她母亲一时高兴的缘故，便称我的母亲为寄母了；以后每个年假，或暑假，总得到我家来小住数天。

她的性情：又活泼又诚挚，又嫉妒，又多疑，又沉默，又多

哭，又……总之：她是具有一切女性的性情。人家无意中一句闲话，会引起她的奇怪的猜疑。有一天，我为了一件事，斥责了仆人，不料她以为借女骂媳，躲在床上，哭了半天。我素来欢喜想什么讲什么，要骂人，要劝人，都欢喜直说，从不会打鼓骂曹。换句话说，就是人家打鼓骂曹来骂我，我也不会懂他是在骂我的。所以这天的事情，竟把我呆住了，不舒服极了。母亲知道了，也只摇摇头，没法想。可是到了晚上纳凉的时候，她倒又有说有笑，好像并没有日间那回事。……这种奇怪的态度，是女性的特征吗？是她们年龄上的生理变态吗？……可惜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或是生理学！

含羞和嫉妒，又是女子的两大特性吧！她们校里的作文簿，不是锁在箱子里，便是缴在教员那里；不是缴在教员那里，便是锁在箱子里；保存得差不多同情书——其实情书她们也未必是有，——一样珍重。假使有人设法偷看了，那可不得了！唠叨，哭，绝交，……件件都会做出来。推而至于算术簿，小楷簿，习字簿，……无不如此，不过作文簿看得最重罢了。

有一次，L妹对我说：S妹前天有一封给她同学的信，附在别个同学信里，托她转交的；在那信封口处，你猜她写了什么？……哈哈！她竟写道：“拆视者我之爱妻也。”她还没有说完，我早已把一口的茶，喷了满地，还呛了半天。

她们又最喜欢私下论人，批评人，这个习惯我们也有，不过总不及她们这样的尖刻。大概也是嫉妒之心利害的缘故吧！

她，S妹今年已于高小毕业了，程度也还不差。她家里是完全放任的，她的成绩，是全靠她天纵之资。不过因年龄的关系，差不多还谈不到用功与觉悟。

家庭的权威，是多么利害！社会的势力，又是多么可怕！小鸟似的她们快乐无忧的生活，不知还能继续几年！她们一忽儿哭，一忽儿笑的任性生活，使我见了，只代她们担心。

她现在的环境，总算很好，很如意的了；而她的生活，又是在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可是她曾屡次问我：“人生究竟为什么？”她这样又悲观，又深奥的问题，我实在回答不来，……而且她还时有厌世出世的语调，更使我奇怪，疑惑！

“人生究竟为什么？”哟！这是一个多么神秘而艰深的问题啊！

不要羡慕小孩子，
他们的智识都在后头呢，
烦恼也已经隐隐的来了。

——繁星之五八
七，二十九。

三 一个影像

烦噪的摇纱童子（我乡称一种夏夜的虫名）的叫器，夹入轻灵的织布娘子的声音（同前注），以梭，亚梭，倒很清脆，正如雨后初霁，淋湿的小鸟，在树叶中伸出头来，舒气时的歌声，可也只是声声的织成了我烦闷和怅望的情绪。

近来每天都觉得寂寞和烦闷，做事不高兴，只是痴痴地胡思乱想，灯下呆坐，便隐约地闪过一个影像：

大概在二年前的一个新年吧！我正在N城。

她娇憨地依着她的父亲，微倚着，正端相着我。无意间突然叫了我一声：“哥哥！”我受宠若惊的应了一声，正见她痴痴地笑了，自然地面庞上泛起微红，自然地头也微微的垂下，身体也更靠紧她父亲一些。一双尖锐逼人的眼珠，还直射着我；怯着的我，立刻败退了，——顾左右而言他。

这真是一般少女的天真诚挚的爱情自然的流露，赤裸裸的，

热烈的，圣洁的，由内心的，而正的的确确的在两年前的新年里的某一天，坦白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而又正隐隐约约地，若有若无的，时时重映在我的心板上。在脑海中屡现屡灭！

“回忆，哪堪回忆！”而这神秘的回忆，却竟是这般甜蜜！

以举目无亲的我，多愁多感，彷徨歧途，正像一叶扁舟，孤独的翻腾漂泊于惊涛险浪之中，一刹那间，电一般的闪过，正发现了彼岸，遇见了救星，一刹那，只有一刹那！可是已付与我的，是如何深切的慰安！

她，的确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她是我的表妹，不知道是何缘故，我一见她便觉恋恋，而她对于我，也时有依依的表现，就那天的情景看起来，而且我还发见过好几次，她在偷偷地望我，因为好多次我无意中看她，她也正无意地看我，四目相触，又是痴痴一笑。

她的性情，母亲是深知的，赞许的。她常常说：“M 真乖！什么礼性都懂得，……”“娶媳妇真不容易！Z 家的几位小姐，哼！一天到晚，躲在房里……T 家的 M 便不然，在家什么事都会做都肯做……而且又爱读书。”

春假归家，母亲提及 K 表伯母——M 的婶婶，——要替我俩人作伐的话。母亲的意思，想等疏通好了对方的表伯，让我俩通通信，试试两人的脾气合不合；我呢，虽不希望早婚，但一颗漂浪无定的心，总须有个安顿，有个归宿。

我对于她的认识，还在她幼小之时，怕只五岁吧！因为那时我也只有九、十岁。可也只不过略一认识，并未注意过，直至前年重逢，才惊见她亭亭玉立的光艳的容姿，娇憨而又活泼的天真。我不会描写，我更不愿描写。我这颗热跃的心倾注的情，也让它变成烦闷和怅惘。

真不幸，K 表伯突于端午后死了。K 表伯母哀毁逾恒，当然一时不能想到那无关紧要的做月下老的事了。

尤不幸！K表伯的丧期改了，我俩一会的机会，都会绝望。
夜深了，还是梦中去吧！悲欢的事，一总向梦中去寻觅吧！

八，十三夜，写于四壁虫声中。

九，十八，重修于暮色苍茫中。

〔原载《北新周刊》第十三、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一月。〕

回忆的一幕

他来了，他来了。

好容易望到他来，突然的来，使我无限欢喜；而胸中蕴蓄的千言万语，竟不知在何时跑去，讷讷如我，又不善辞令，一时间相对无语，反倒冷落起来。

忽晴忽雨的天气，留了他一宵，半夜的长谈，自以为积愆一倾了；不料他刚走，又忽然想起了许多话，自悔他在的时候，何竟昏聩健忘若此！又烦恼为何不多留他一天！

于是我便开始怅惘了。比他未来时更怅惘悒郁了！我想立刻写信吧，一转念，心乱如麻，实在无从写起。而且他才走，又要写信，他不要笑我发疯吗？过去的经验，也顿时消灭了我写信的勇气。

正在这个时候，我刚写了上面的一段，邻家的一位小客人，Miss X，正在庭中晾衣服，不时的拿杈竿，拿槌杈，从远处走到近处，又从近处走到远处。一时好奇心冲动，使我从门边偷偷地觑了她一眼，——我身子是没有离开椅子，——不料事情竟是这样巧：我立刻受着一双强烈的、尖锐的目光的射击。这一下可吓了我，赶紧低下头，摇动着笔，装做正沉思写东西的样子。勉强自己镇静自己，可是不中用！微弱的心房，早已跳动起来，拍拍的再也按捺不住。……

一口气写了下来，才觉得那扰乱治安的不安分子，攒出了脑海。

有好几次的经验了！想认识一个不相识的少女，而同时正发现反被她认识了去。……神秘！真是一件神秘到不可思议的事啊！

昨夜谈到十一点多，才倦极了睡熟。可也不时的从梦中惊醒，孤灯如豆，室中幽郁得引起我夜的恐怖。只觉得满身热烘烘的；心房剧烈的跳动，过分迅速的血流，增加了我不少的热度。梦些什么，再也想不起，只是空空洞洞的起了无谓的恐惧。

他的记性真好！数年前的往事，童年正盛时的趣剧，——这些事情，于我只有做梦时才会梦见，而他竟能一幕幕的道出。

喂！你还记得吗？……那件事，——同 T 的事。

唔——T 的事？我实在想不起了，你说吧。

——课堂里的事！……两拳头！

哟，——是了！

三年前的一幕小小的惨剧，从心头的陈旧的帘幕中，渐渐地重现出来。

T，那位小朋友，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微凹的面庞，稍凸的前额，笑时的眉眼，都成一丝，两个小酒窝衬托在嫩白的面颊上，K 县的口音语调，……以及一切、一切的举动容止，都有使人陶醉的魔力。很多的同学，为他而颠倒，为他而兴波作浪的，着实的闹过一番。

很幸，——也可以说很不幸，我也是认识他，——十分的认识他中的一个。从那校里的某种交际习惯上，认识了他；从几次往来的绯红或碧绿的信笺上，十分的认识了他。关于他的信，我又想好好地藏起来，又想故意露些痕迹，叫人家知道。实在的，我很乐意别的同学，拿这件事情来和我开玩笑，虽然面上是假做骂他打他。当我听到人家把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时候，真是心里舒服了许多，做出又得意又骄傲的样子，这些情形，正恰像一个已经订婚的青年，听人家拿他的未婚妻来和他取

笑的时候的扭扭捏捏的样子，究会一样！

当时的我，实在以为幸福极了。因为不久之后，他和我的地位，变得更多接触的机会，而那件不幸的事情，也于不久之后便发生了。

我和他是同级，我的座位之前，便是他。左旁隔一个位子，便是 Y，提及此事的 Y。

上课的时候，大概总是上国文、上历史的课，我们总欢喜拿他——T——来消遣。一方面固然是教室生活太枯索，太沉闷了些；一方面实在是他生得太可爱了！

不知哪一天，我们照常偷偷的说笑着，故意拿别一个同学来和他作目标，算一个为我们情敌的暗示。现在说起来，实在也可笑，当时我们，——他们当然也不是例外，——实在以“他”为“她”了！所以一切嫉妒的心理，都尽量地在胸中燃烧着，到处都在找发泄的机会。虽然 W 校的校风，对于这事特别来得热烈些，可是这种情形，差不多是学校里的一种普遍的现象，任何学校都不免，不过盛衰有些不同罢了。而且彻底的说：我们此时，对于这种心理，这种情绪，今还存着，有时竟会更热切些。所以根据我们一些过去的经验，可以武断一句说：在一般未婚的青年，喜欢讲这种变态的恋爱，来解除他的枯寂，实在是很可能的，毫不足异的。我们现在既不是做讨论恋爱的文字，也就无须细细的去解剖他了。

那天同 T 究竟闹了什么把戏，也记不清楚了。不过的确戏侮得太过分了。种种的窘迫，使他善于退让的性子，也一时消灭了。他再也不能容忍而发怒了，他竟破口骂我们了。

不知怎样的一句骂我的话，引得大家注意起来，都望望他，望望我。他因难堪而骂我，我也因难堪而恼羞成怒了。兽性顿时发作起来，一变嬉皮笑脸的样子，为青筋暴胀骇人的样儿了。更不幸，他和我的地位间的交通太便了，我一时无名火冒起来，竟

毫不迟疑地给了他两拳，在他的背上。

沉重的击声，使旁边人都惊骇起来，接着他便哭了，伏在书桌上深深的悲哀起来。

一霎时我的怒气已经跑掉了，而面上却更热起来，这是表示我内心已惴惴地不安了。

大家都埋怨我，尤其是 Y，说我不该打他，更不该打他这样重，他还是一个小孩子啊！

啊，是啊！他正是一个小孩子，正是一个可爱而又为我所爱的小孩子啊！一时的神经错乱，竟在一秒钟内做了这样一件蛮横无理的事，我正在悔恨的当儿，他哭得更厉害了，由呜咽而渐渐的要号啕了。我愈加恐慌了，因为方瞎先生——国文教员，——已渐渐注意起来，他终于皱着眉，瞪着一副阴阳眼而发问了。虽然大家都不响，可是做贼心虚，我赶紧做出镇静样子，故意东张西望，像正帮助方瞎先生寻那答话的人。

幸运到底降临了，散课钟响了，大家陆续走出，我独心中盘算去补救这事的方法，也就有意无意的落在后面了。他呢，正在最后，这是当然的！眼睛都哭红了，还好意思当众人的面前走吗！

我一路走，一路想：那也容易得很，——谢罪，道歉，就得了！可是说说容易，要实行就不容易了。何况刚才这样打他，一忽儿又低首下心，拜倒他面前，不但我倔强的脾气不肯，就是他，余怒未息，也未必肯睬我。那又何必自讨没趣？……可是做了错事，除非不知，知了定得立刻改掉才好，胆大些！好了！等他不睬再说，我总得尽我的责任，……但是机会不容你踌躇，他早已进了自修室了。

虽然很好的机会，以后也还不时的碰到，可是一见面已是羞惭得说不出话来。怯弱，总是太怯弱了！连那放假那天的最后的机会，也错过了。一切都照我预料的：自从那天之后，我俩交情